

埃塞俄比亚 联邦制：1950—2010

A Study on Ethiopia's Federalism: 1950-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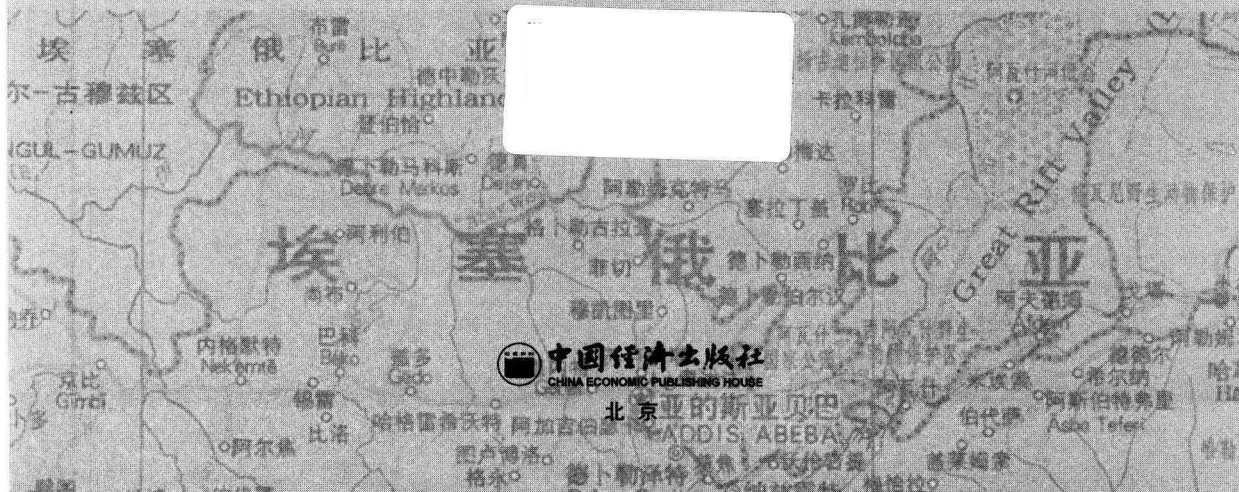
张湘东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埃塞俄比亚 联邦制：1950-2010

A Study on Ethiopia's Federalism: 1950-2010
张湘东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亚的斯亚贝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塞俄比亚联邦制: 1950—2010/张湘东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36 - 0707 - 0

I. ①埃…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制度—联邦制研究—埃塞俄比亚 IV. ①D742. 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4537 号

责任编辑 宋庆万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7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707 - 0/Z · 967

定 价 40. 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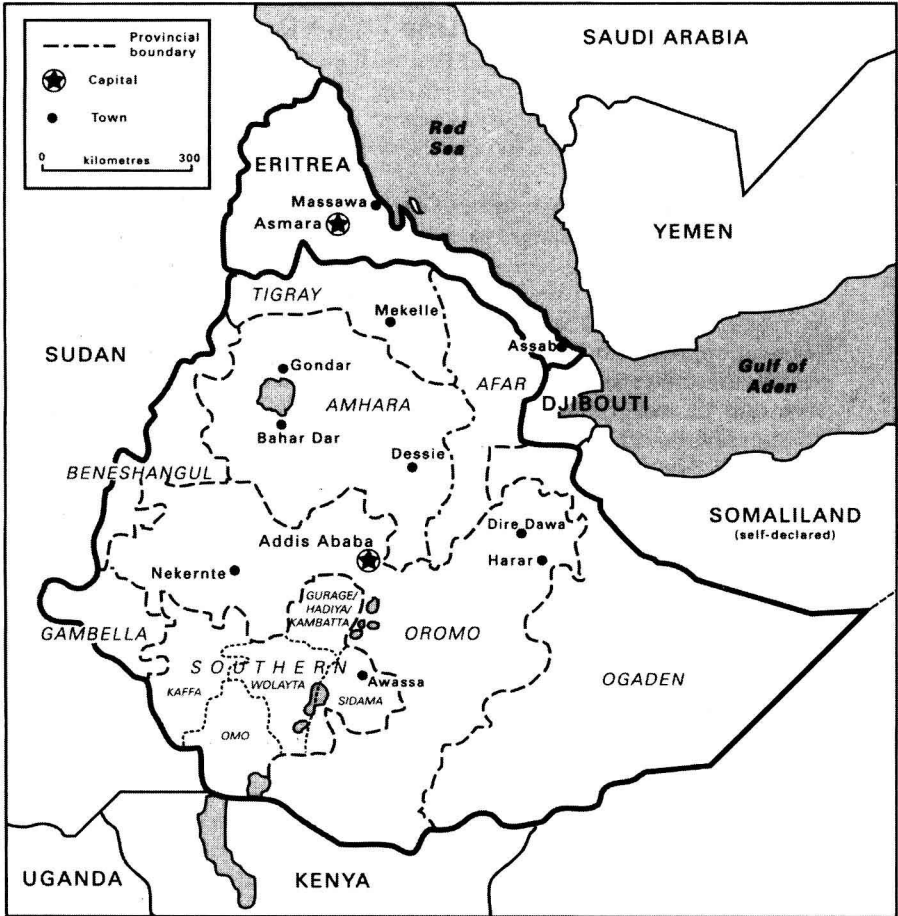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Ethiopia and Eritrea

图1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地图①

① S. C. Munro. Hay, *Ethiopia, the Unknown Land;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3), p. 3.

Abstract

As one of major nations in Africa, Ethiopi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frican continent. Despite the stark difference of its origins from those of most African states, which were created by western colonialism, the modern Ethiopian state was essentially crea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dern Ethiopia has adopted federalism twice out of different reasons.

This book begins with the probe of the federation with Eritrea from 1952 to 1962. The federation was sponsored by the UN and controlled by Haile Selassie who just intended to reunite the whole country in this way. This monarchy federalism could not last long and ended without surprise in 1962 and Eritrea became one of Ethiopian provinces. By the time the Derg came into power, it adopted centralized unitary strategy. A number of ethnic – based liberation movements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May 1991 the forces of the EPRDF overthrew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its violent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 which suppressed ethnic and regional expressions.

This book then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federalism. Unlike the two previous regimes, the EPRDF came to power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coercion, assimilation, and unitary strategy failed in promoting state building in Ethiopia and that a different solution for the country's ethnic problems was needed. TGE, in line with the Charter, quickly recognized the unconditional right of every nation in the country to self – determination,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self – governance, cultural autonomy, as well as secession. A constitution that endorsed these changes was ratified in December 1994. The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has been

replaced by a federal arrangement among the 9 states, besides Addis Ababa, which constitutes a separate administrative unit.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ederalism and Ethiopian ethnic problems in which four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Oromo, Somali, Afar and Sidama.

The author does not forget to illustrate the performance and weak points of new federalism. The Ethiopian experiment has generated a great deal of concern from two sides. On the one side, many charge that the new ethnic – based federalism is a prelude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untry along ethnic lines. On the other side, people view the federal arrangement as a positiv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author supports the latter and agrees that democratic governance i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hat helps foster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tion. Ethiopia under EPRDF has undertaken encouraging steps towards state building, democratization as well as inter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 is, however, notabl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pronouncements and reality on the ground. And there are, certainly,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its implementation.

In conclusion part, the author optimistically argues that Ethiopia's ethnic – based federal arrangement is a promising novel strategy whose success rests on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develop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economic prosperity. Despite the risk involved, bold policy measures of federal arrangement with semi – authoritarianism was essential to stop the perpetual bloodshed, to avert the country's total disintegration, and to initiate a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序 言

中国人对非洲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多,对非洲国别的研究更少。张湘东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关于埃塞俄比亚联邦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埃塞俄比亚当代政治史的研究之上的、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科研成果。从这一点看,专著《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我是学历史的,对非洲历史尤感兴趣。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现实政治是建立在它的历史之上的。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对非洲有多重意义。

首先,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表明,非洲有着深厚的文明底蕴。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久远,这一文明古国具有 3000 多年的历史。阿克苏姆文明兴起于公元前五世纪。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距离使得这两个地区的交往早已开始。对基督教的早期皈依使埃塞俄比亚有别于邻国。从公元二世纪末到四世纪初,阿克苏姆一直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扩张自己的势力。战争与外交在阿克苏姆王国与阿拉伯半岛南部诸国之间交替进行。阿克苏姆当时已是强大的国家,并成为这一广袤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它的地位得到了邻国的认可。除了与周边国家如埃及、希腊和阿拉伯国家保持来往外,它还与君士但丁堡、波斯、印度、锡兰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样,阿克苏姆就成了一个版图涵盖埃塞俄比亚北部、苏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帝国。

阿克苏姆的政治制度给人以开明君主制的形象。金属货币上刻有“祝愿人民健康幸福”、“让人民得到和平”和“愿全国满意”的铭文,这些铭文虽然不能直接表明人民在国王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与我们在古代史通常所见的那种反映王权专制与独裁的语调颇为不同。阿克苏姆王国分为本部和臣属国。本部的中心是目前已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阿克苏姆城。宫廷官员有各种分工,他们还充当使者,到地方去收取贡赋。阿克苏姆国王为

“众王之王”，他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武装部队。臣属国指那些需要向阿克苏姆纳贡的附庸国家，也即众王之王统治之下的“众王”。古代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分层比较明显。除王室统治阶级外，这里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这些人包括政府部门的雇员、抄写员、神庙的祭司、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如泥瓦工、陶工、冶炼工、建筑工、船工、石匠、铁匠、皮匠、泥瓦匠、金属匠、雕刻匠等。盖埃兹语被认为是阿克苏姆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一直使用至今。这种埃塞俄比亚文字起源于公元二世纪，也是阿克苏姆人当时使用的文字。

吉本曾说：“埃塞俄比亚人被自己宗教的敌人包围着，足足沉睡了一千年，他们忘掉了世界，世界也记不起他们。”等埃塞俄比亚人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他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给世人以启示。

19世纪末，埃塞俄比亚面临意大利人的入侵。1895年9月17日，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向全国人民宣告：“敌人从海外入侵；他们破坏了我们不可侵犯的国土，并妄图消灭我们的信仰，消灭我们的祖国。为了爱惜我们近几年来遭受过如此严重灾难的国家，我忍受了一切，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但敌人却像鼯鼠一样，得寸进尺，向前推进，威胁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人民。我准备采取行动，捍卫我们的国家，回击敌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孟尼利克二世将全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奋起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阿杜瓦战役中将敌军击败，1.7万名意大利士兵中死伤1.1万人，4000人被俘。阿杜瓦战役成为近代民族战争史中杰出的战争案例，大大激励了正在进行反殖民主义入侵的非洲人民，也为后来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埃塞俄比亚在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的狂潮时期打败气势汹汹的意大利侵略者，这一事实大大鼓舞了非洲和亚洲人民。

埃塞俄比亚也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中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领导作用。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军队的胜利使它成为逃脱了被殖民主义奴役这一悲惨命运的极少数非洲国家之一。独立后，非洲国家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认识到非洲统一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再次成为领军人物。他坚决支持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和莫迪博·凯塔的努力，于196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的直接成果之一是30个非洲独立国家和政府首脑签署了《非洲统一宪章》，非洲统一组织于1963年5月25日宣告成立，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2000年7月,第36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联盟章程草案》。2001年7月,第37届非统首脑会议决定正式向非洲联盟过渡。2002年7月8日,非洲统一组织在南非德班召开最后一届首脑会议;9日至10日,非洲联盟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并宣布非洲联盟正式成立,总部依然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是埃塞俄比亚为非洲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战以来,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亚先后两次采用联邦制,并逐步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这一现象对非洲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张湘东博士选择对埃塞俄比亚联邦制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尝试分析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问题之间的关联,认为埃塞俄比亚联邦制的实行与多民族这一国情密切相关。他在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联邦制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成效这一角度来分析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政府与梅莱斯·泽纳维政府之间的不同点,并对梅莱斯·泽纳维政府通过联邦制来缓解民族矛盾的政策给予了肯定。张博士认为,埃塞俄比亚联邦制存在三大特征,即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宪法对各民族自由分离权的明确规定以及这一制度的“半威权”性质。论著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我从加拿大留学回国以来,一直在大力提倡进行非洲的国别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列国志》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张湘东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专著也是一种可贵的努力,是对非洲国别的深入研究,也是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做出的新的学术贡献。

是为序。



2011年7月1日于京西博雅西园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1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
二、文献回顾及基本概念	3
三、本书结构概述	21
第一章 埃塞俄比亚联邦制的肇始	23
一、君主制下的联邦:与厄立特里亚短暂的联邦	26
二、联合国倡议下的联邦	27
三、联邦成立前的两年过渡期:1950~1952年	33
四、1952~1962年的联邦:联邦制的初次尝试	37
五、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联邦的终结	49
六、联邦制的缺失:门格斯图政权时期	52
第二章 埃塞俄比亚新联邦制的确立与特征	57
一、埃革阵政权的建立与新联邦制确立的因素	59
二、聚合型的“民族”联邦制	66
三、宪法明确规定的民族分离权	78
四、半威权性质的联邦制	86
五、埃塞俄比亚新联邦制与君主制下的联邦制的异同	93
第三章 埃塞俄比亚民族因素与联邦制的互动	97

一、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99
二、埃塞俄比亚复杂的民族问题(一):以奥罗莫族为例	101
三、埃塞俄比亚复杂的民族问题(二):以索马里族为例	111
四、埃塞俄比亚复杂的民族问题(三): 以阿法尔族与锡达马族为例	116
五、民族因素对联邦制确立的促进	122
六、民族问题在联邦制框架下的缓解	128
 第四章 埃塞俄比亚联邦制的成效与局限	135
一、联邦制的稳定发展	137
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139
三、民族矛盾的缓和与民族一体化	143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难民问题的缓解	150
五、联邦制的局限与问题	153
 第五章 问题与思考	167
 参考文献	177
 附录 1 埃塞俄比亚政权年表	187
附录 2 埃塞俄比亚 20 世纪与 21 世纪初大事记	193
附录 3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主要政治组织	196
附录 4 门格斯图时期主要经济数据	199
附录 5 埃塞俄比亚现行宪法(全文)	201
 后记	235

图表目录

图 1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地图	III
图 2 塞拉西时代与梅莱斯时代的联邦制	94
表 1 埃塞俄比亚 1993 ~ 1998 年财政预算的拨付情况(百分比)	130
表 2 非洲国家民主制与国家治理	141
表 3 甘贝拉地区的管理职位	150
表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90 ~ 1997)	151
表 5 埃塞俄比亚基本经济数据(1991 ~ 2000)	151
表 6 非洲及埃塞俄比亚逃往美国的难民数量	152
表 7 埃塞俄比亚 1995/1996 年少年儿童入学率(占该地区 适龄人口的百分比)	156

导 论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对于现代非洲国家来说,国家结构形式与政体的变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为“埃塞”)^①作为非洲面积占第三位的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实行的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联邦制。在20世纪,埃塞的政体经历了从君主制到一党共和制,又从一党共和制到多党共和制的变革;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先后两次采用联邦制。这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其中民族因素最为关键。埃塞有80多个民族。^②埃塞迟至20世纪末才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自身特点的联邦制,与其复杂的历史与民族因素分不开。民族问题与埃塞联邦制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埃塞的民族问题有哪些?埃塞政府如何通过推行联邦制来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推行联邦制的效果如何?本书尝试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并希望说明过去,指明未来,从埃塞的做法中寻找

^① “埃塞俄比亚”这个名称,最初和非洲黑人居住的地区有关。它来自于希腊语“*Aethiopes*”,意思是“晒黑的脸”。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最早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古希腊语,后又从古希腊语翻译成吉兹语(*Geez*),“*Aethiopes*”渐渐用来指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黑人。埃塞俄比亚以前被称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或Abissinia)。“阿比西尼亚”词汇原义主要指阿姆哈拉和提格雷地区。海尔·塞拉西执政后,下令改国名为“埃塞俄比亚”。改名的重要原因是塞拉西认识到“阿比西尼亚”指代范围狭窄,而“埃塞俄比亚”的意思适用于所有的黑人种族。参见Asafa Jalata, *Fighting against the Injustice of the State and Globalization: Comparing the African American and Oromo Movement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58.

^② 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网站, <http://www.expo.cn.org/ethiopia/glance.htm>, 2008年4月2日查。

出规律性的东西。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非洲国别的研究显然不够充分,相较美国研究、日本研究这样的“显学”而言,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改进。对于非洲国家,我国学者多从历史或民族主义运动的角度研究,对其政治制度的关注尚不够。民族问题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国防的巩固乃至国际关系的和谐都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问题在埃塞非常突出,不理解该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

采取何种体制也是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本书从对埃塞的联邦制研究入手,力图深入分析民族问题与联邦制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民族问题较为突出的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问题影响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某些规律。

在现当代非洲的政治舞台上,埃塞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统和非盟总部所在地^①,其政治领袖海尔·塞拉西和梅莱斯·泽纳维等人在非洲颇具影响。政治人物在国际政治事务与国内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非洲的特色之一,进一步表现为政治发展的个人化色彩浓厚。

埃塞政治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好民族矛盾与民主发展,以及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关系。从埃塞的个案研究中可以对西方民主化模式提出质疑。埃塞新联邦国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非洲大陆掀起的多党民主化浪潮中诞生的,新宪法规定了联邦体制和民主代议制。埃塞的政治体制是否就是西方所期待的民主政体?埃塞有威权政治的传统,目前的政体模式依然有威权政治的影子(“半威权”,正文有论述)。这种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政体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埃

^① 1963年5月,在塞拉西皇帝等人的推动下,31个非洲国家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首脑会议,并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宣告了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从那时起,非统总部就设立在亚的斯亚贝巴。2001年7月,第37届非统首脑会议决定正式向非洲联盟(简称“非盟”)过渡。2002年7月8日,非统组织在南非德班召开最后一届首脑会议;9日至10日,非盟举行第一届首脑会议,并宣布非盟正式成立。非盟共有53个成员国,总部依然设在亚的斯亚贝巴。

塞的民族问题一直很严重,其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很多时候会直接得到国外支持。埃塞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手段多样,对不同的民族诉求采取不同的政策,甚至同意厄立特里亚^①以投票(全民公决)的方式建立新国家。这对埃塞民族尊严和传统的维护究竟是功还是过?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有助于加深对非洲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理解,并有益于我国与埃塞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曾说:“埃塞俄比亚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有相似之处。”^②他主要指的是二者都有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都有漫长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等。联邦主义思想是为了整合而非分裂,联邦制是正常的、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国家结构形式。埃塞采取联邦制确保国家统一,对我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国两制”和联邦制都是一个内涵在不断丰富的概念。我们已经有了香港、澳门的经验积累,又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求灵活变化。

本书选择埃塞的联邦制作为个案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希望探索埃塞联邦制的建设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影响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为理解类似的研究命题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基本概念

(一) 相关文献回顾

我国老一辈学者为埃塞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研究范围主要侧重于历史方面,一些考古、农业、医学等方面的文章对埃塞这个文明古国多有涉及。在埃塞的历史研究方面,梁根成在1985年第8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的《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一文中,分析了冷战期间美国对埃

^① 厄立特里亚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在1989年时土地面积占埃塞俄比亚领土的9%,人口约占埃塞俄比亚的10%,有大约400万人。信奉基督教的居民主要居住在厄立特里亚高地地区,讲提格雷尼亚语(Tigrinya);穆斯林主要居住在红海沿岸的低地地区,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讲提格莱语(Tigrean)。参见 Alexis Heraclides,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Min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td., 1991), p. 179.

^②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钟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1页。

塞政策的变化。^① 高晋元对非洲多党制和联邦制都有深刻研究。他指出,非洲目前实行联邦制的有四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科摩罗和埃塞俄比亚。已经实行联邦制的非洲国家不会轻易改制,而将力图加以巩固和改善。^②

值得一提的是钟伟云编著的志书《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③ 该书是目前国内较为全面介绍埃塞俄比亚的专著,尤其是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以下简称为“埃革阵”,英文为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简称为 EPRDF)上台以后的材料比较新颖。由于志书的特点,对于民族问题、联邦制与政治体制发展等方面着墨不多。他还曾就埃塞的民族政策专门撰文。^④ 他认为,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政权垮台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它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新国家成立后,埃革阵政府采取了“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⑤ 钟伟云认为:

从长远来看,埃塞国家的稳定要取决于下列因素:一是保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对军队拥有绝对领导权。如果联邦政府权力削弱,民族分离势力在地方上坐大,国家的统一将面临威胁。二是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增长并使全体人民得到实惠。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将给民族分裂组织提供动员群众的借口。三是能否妥善处理民族间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平衡、调整民族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① 相关文章还有陆庭恩的《非洲问题论集》中有一篇文章《试析3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他在《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一书中,撰写了《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局限在历史方面,如秦晓鹰在《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上发表了《19世纪埃塞俄比亚人民捍卫国家独立的斗争》。任泉在《西亚非洲》1982年第5期发表了《厄立特里亚问题的历史由来》。黄超、高华在1986年第1期《洛阳师专学报》发表了《略论阿比西尼亚的地理、民族和她的独立》。

② 高晋元:《联邦制在非洲:经验教训与前景》,引自《高晋元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406页。

③ 钟伟云编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志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钟伟云:《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西亚非洲》,1998年第3期,第24~29页。

⑤ 对于“Ethnic-federation”能否用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去理解,笔者持怀疑态度。借鉴 Aaron Tesfaye 等人的提法,笔者将埃塞俄比亚联邦制称为“民族联邦制”,参见 Aaron Tesfaye, *Political Power and Ethnic Federalism: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Ethiopi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埃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建立的阿克苏姆王国。^① 阿克苏姆王国之后的埃塞外部疆界总是在变动之中。城镇、村庄、部落酋长的辖区、宗族的聚落、文化习俗迥异的不同团体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构成复杂、各成员实行自治、从属于一个大集体的政治联合。

埃塞古老的历史及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早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兴趣。关于埃塞版图的形成以及民族融合的情况,亚历山大作了实地调查。^② 事实上,民族构成背景、民族问题等确实是了解埃塞的一把钥匙。冷战期间,埃塞一直是美苏两国在非洲重点争夺的对象。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两国的学者对埃塞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相对多一些。美国的罗·卡普托发表了《埃塞俄比亚:古老帝国的革命》,对埃塞门格斯图政权上台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这是原苏联在背后运作的结果。^③ 原苏联的叶·普里马科夫发表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高度评价了埃塞的政治经济发展,认为埃塞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代表。^④ 英国的科·勒吉姆发表了《苏联为什么格外重视埃塞俄比亚》,指出埃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原苏联对它的态度。^⑤ 杰夫里认为海尔·塞拉西与美国关系紧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塞拉西担心埃塞周边出现大索马里国家。在1960年索马里独立后,塞拉西请美国增加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以防索马里的渗透。门格斯图政权执政后,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美国要求埃塞政府扩大民族自决权,允许厄立特里亚和

① 阿克苏姆王国: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朝兴起于公元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被称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国”,创造了古代非洲灿烂的文明。阿克苏姆王国的核心区域是从克伦以北向南延伸到阿拉吉,从沿海的阿杜里斯延伸到特克泽一带。阿克苏姆从四世纪起,开始信奉基督教。可参看何芳川:《阿克苏姆古国初探》和《近代埃塞俄比亚统一国家的形成》,《非洲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钟伟云编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志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及英文著作 Margery Perham, *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10 ~ 30 等。

② Alexander Bulatovich, *Ethiopia through Russian Eye: Country in Transition 1896 ~ 1898* (First Red Sea Press, Inc. 2000). 他认为,锡达马人是高原第一批居民。盖拉人(即奥罗莫人)、锡达马人和阿姆哈拉人(也称为阿比西尼亚人)是埃塞南部与西部的的主要民族。索马里人主要分布在高原边缘至红海,以游牧为主。提格雷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18世纪以后,阿姆哈拉人逐渐强大,通过征战,形成了今天埃塞俄比亚的版图。

③ 罗·卡普托:《埃塞俄比亚:古老帝国的革命》,《编译参考》,1983年11月。

④ 叶·普里马科夫:《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4期。

⑤ 科·勒吉姆:《苏联为什么格外重视埃塞俄比亚》,《共运资料选译》,1985年第7期。